



# 远去的葡萄

■ 邓小鹏

一日，回老屋看母亲，刚经过院子时，随着“扑通”的一声声响，几截覆满青苔的树枝落下来，仰头望去，原来是父亲多年前搭建的葡萄架，因了连日的暴雨而腐蚀掉落，看着斑驳的藤架，以及日渐萎缩的葡萄藤，旧日的记忆一点点浮现出来……

葡萄架建在老屋的过道，横亘在水泥屋顶和山岩地边间，葡萄苗是刚搬到老屋时，父亲去西安出差时买下的，早先父亲将苗种在正对东方的阳台花盆里，插了竹枝，牵拉了铁丝，到了葡萄成熟的季节，却不是没有先前甘甜，甚至还增添了些许酸味，于是我们一边品尝一边遗憾的抱怨，每每此时，父亲总会解释宁陕气温太低，园子背阴，阳光见的少，又加之葡萄架高疏于修剪等等，让好好的葡萄便变了味，于是我们不再埋怨，而是像父亲一样期待，这葡萄能在精心的照顾下变得甘甜。

父亲退休以后，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土地上度过的，他和母亲把老屋周围的荒地都开采出来，翻挖，平整，打碎大块泥土，用竹筲筛一遍遍扫细泥土，应

着时节播种，葡萄架下的土地最早种过一棵花椒，栽过魔芋，还撒过青菜种，只是为了保证葡萄的营养，地便被改造成花园，撒了牵牛花，鸡冠花，夜来香，指甲花的花种，每到八月，那些将熟未熟的葡萄阳光下散发着绿莹莹的光，仿佛青绿的珠子，一串串悬着，娇俏佳人的簪花翠缕样发髻垂坠着，微风吹过，那些五颜六色的花又好似佳人的裙裾摇曳生姿……

清晨，父亲在葡萄下放一张老旧的藤椅，倚靠着椅子就着斑驳的光影读书看报，近旁的收录机不时传出高亢的秦腔以及评书等，父亲看一会报，品一口茶，而后就摘下老花镜，扛来木梯，唤我扶着梯子，他一只手拿着修剪剪，一只手捏着枝叶，对着阳光，剪掉细碎的葡萄，一边剪一边说：“修枝掐尖，这留下来的才是最好的”，那时的我十二岁的年纪，整天想着玩，根本没有心思去琢磨他话语里的意味，只是望着沾露的葡萄想应该没几天就可以品尝了吧。

葡萄一日日长大，逐渐成熟，大姐家的宝贝啾啾学语了，常常在父亲抱着他在葡萄架下溜达时，指着葡萄啾啾呀呀，才出牙的嘴不时牵出一串晶莹的口水，父亲剪下葡萄洗了，在他面前晃悠，剥开一颗，把汁水迅速地抹过他嘴唇，小屁孩就用舌头去舔舐，粉色的小舌头一振一

振的，尝出甜味便咧开嘴笑，露出粉红的牙床，尝到酸味便抽抽鼻子，皱皱眉引得众人齐笑，逗引久了，小屁孩便伸手去抢葡萄，抢不着就大声喊叫抗议，于是葡萄架下一老一小便成为另一道鲜亮的风光。

时光如梭，眨眼和老屋的缘分也有三十来年了，期间我们姊妹几个相继出嫁成家，拥有了自己的孩子，每个孩子都和葡萄结下不解之缘，因为每到收获季节，父亲总会选出最好的葡萄留给家中最小的孩子，他总是说自家的葡萄没有打农药、催熟剂，是真正的绿色无污染产品。父亲喜欢那些孙辈，他把对我们的爱延续给下一代，看着外孙们聚在一桌，七嘴八舌地斗嘴、追逐、嬉闹、玩游戏，他就静静地安坐在藤椅上，无限慈爱满足地看着他们，那一刻，他仿佛就和葡萄架融为一体，成为秋日里一幅安静的图画。

父亲最后的日子，一直念念不忘杨凌农科所研制的最新品种，那种甜到心底的葡萄，他说那一年去省城看望单位的离休干部，在那个古色古香的黑漆大门的小院里，看到了一架葡萄，紫黑色的，泛着古旧的亮光，他震惊于那葡萄的惊艳，更因为品尝后而啧啧感叹，他说一座向阳的小院，一架葡萄，一畦菜，豆角

架，南瓜花，几只鸡，下下棋，打打太极，练练字，品茶看报，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生活，然而对于父亲来说或许只能在天国才能实现。

父亲最后的时光是在医院度过的，消瘦的他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身旁是吱吱叫的设备，四处牵拉的电线，还有雪白的墙壁，在此之前，肝癌晚期经历在省城化疗的他，从西安回来以后就只能在家人的帮助下活动，静静地倚靠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腿上搭着小毛毯，细瘦的腿悬空垂落，消瘦的面庞仰向葡萄架，那些零星枯萎的枝叶间还垂落着细碎的葡萄，那些再也不可能长大的葡萄，父亲就那样看着，细碎的阳光透过架子枝叶，在他身上投出斑驳的光影，那是父亲留在世上最后的风景，虽然我不喜欢这样的画面，那是一个垂暮的老人留在世界最后的映象。

父亲走了，那些葡萄仿佛也随他而去，因为无人精心侍弄，枝叶萎缩，架子凌乱，木头腐朽，那些原本属于葡萄的位置都被近旁的丝瓜、南瓜、牵牛花等藤蔓占据，站在葡萄架下，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声音，看不到那熟悉的身影，还有那气息，那来自父亲的气息。

# 猪草沟巡行

■ 严共昭

许是因为这里百草丰茂，且多是上好的猪草，老辈人就给它取了这个名字。猪草沟也因此备受专家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探究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发现了三十多种兰科植物、4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并建议在此设立小保护区，2009年最终划入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六月中旬，我们例行巡护猪草沟。山里的天气像小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出发时晴空万里，至天书峡景区接待中心，浓浓的雾气如潮水般滚涌而来，转瞬便下起了小雨。

山间小路淹没在丰茂的杂草中，晶莹的水滴挂满植株，我们寻着杂草空隙小心前行，不几步裤脚和鞋仍然湿透，刺骨的寒凉阵阵袭来，我们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这是巡护人驱寒的唯一法子。

化龙山百草皆药，我告诉新来的小杨：“这是乌头，那是升麻，散发着淡淡幽香的是党参……。”荒废的林间公路上，方圆十米内竟有十几种药草，难怪入山采挖野生药草者屡禁不止。

穿行在绿色长廊中，时而停下拍照，时而探究植物之科属。五角枫老远就摇曳着婆娑的身姿，一片片形似小手的通透鲜嫩的叶片，上下翻动，像是在鼓掌欢迎我们；水青树猎狐假虎威，那状似拱桐的叶子，差点让我们产生错觉，它枝干挺拔，冠大荫宽，是第三纪留下的活化石，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和观赏价值，也不怪其扑朔迷离、风姿绰约；宽卵形叶子一簇簇缀满枝梢的是连香树，别看他形体高大、姿态伟岸，但其果实难采、自生能力差、生长缓慢，且为第三纪孑遗树种，是我国和日本的间断分布种，对研究第三纪植物区系和中日植物区系都有重要的科研价值，果叶皆药，要不是其叶形奇特，还差点小看了这一珍稀树种；皮灰棕、小枝亮而紫黑、互生椭圆形的是领春木，也是古老的残遗植物，为典型的东亚植物区系特有种，其花成簇，红艳夺目，为优良的观赏树种，但其生性倔强，迁地种植难以成功。林下空旷处，紫花瑞香默然成景，冠形圆筒，条柔叶厚，枝干婆娑，花繁馨香，锦簇成团，宋代诗人王十朋有诗赞曰：“真是花中瑞，本朝名始闻。”一片片荚果威风凛凛，覆瓦状的羽状复叶，分明是在冒充苏铁，意欲把我们带进热带雨林的迷宫；天蓬伞绰号多姿，棕褐色的茎撑起一盘紫红的掌状复叶，形似一把把可爱的小伞；构兰生于谷中，黄花的是黄花构兰，绿花的是绿化构兰，其叶皆椭圆秀雅，花呈奇特唇瓣卵球形，妩媚如深闺之少女，含羞蕴香，动人心弦……真是物竞天择、种种万象。

“蛇！”走在前面的老彭猛然惊叫。真是蛇中仙子啊，高昂的头上闪烁着黑色的信子，褐、绿、黑、黄杂然的肤色一如精美的刺绣，脖子上皮褶则肿胀如甲，我们为地拍了照，并取名“玫瑰仙女”，因那肿胀的皮褶告诉我们，华丽的外衣掩饰的是凶猛与剧毒。“喂！喂！”正在我们欣赏美女蛇时，右侧不到20米处传来青鹿的叫声，但其声愈小渐无，知其走远，只能恨相无缘了……

蹦过跳石，我们在沟边空旷处歇息，欢流的溪水在乱石间溅着白花奔涌着，在高大的柞树下汇集成潭，小鸟在枝头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倒映在清澈见底的潭水上，宛如一幅灵动的山水画。

穿过那片箭竹林，不知不觉雨也停了，一男一女背负迎面而来，他们是采药的，见其衣襟之褶皱知其家境之清贫，“这里是自然保护区，是不允许从事任何林副业生产的，回去吧，想点别的致富门路，我们可以免费提供技术资料的。”山里的农民憨厚、知理、知趣，“对不起，我们不知道，幸好遇上你们，不然我们还准备在山上住几天呢。”坦诚与淳朴告诉我，只要我们以礼待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他们就会和我们成为一家人。

目的地是花椒坪，土地平坦，槐木林立，花椒飘香，处处房建的遗迹，让我们想见那屋舍俨然、清朝末年曾居住1200余户（千家坪）的繁华，陕南最大的商贸集散地，掩埋在茂密的长林丰草中。

“山梁上那片箭竹林里，有一个天鹅池，约两亩多见方，池水清澈见底，旱季雨季不长不落，里面有水蛙、水蛇、土鱼、野鸭等数种水生动物，池壁光滑如镜，是各种野生动物的饮水处。但因箭竹茂密，地形复杂，无意间遇靠的是缘分。”安装好红外相机，山里长大的老勇，指着云天相接的陕渝交接大梁，打破了睹物思人的沉默气氛。

远望紫色中云天相接处的箭竹林，脑海里满是见野生动物跳跃林间的生动场景，这不仅仅是一条沟，更是一座野生动物的乐园。

# 记忆里的汉调二黄

■ 石晓红

小时候，我在剧团院子长大。也许受父亲影响，我从小就喜欢看戏，那时父亲在旬阳县汉剧团从事作曲和乐队主弦演奏工作。因为当时生活条件差，居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全靠看戏看电影来满足，而看戏一般在窗口很难买到票，大多时候需要托团里的熟人走“关系”，也有一些买不到票的戏迷们偷偷站在剧场外面听戏，听到人声处就如痴如醉地跟着唱起来，围观者也会情不自禁地拍手叫好，这时剧场守门的工作人员就会跑过来将那些人撵走。我每次看戏都是自带一个小凳子跟着父亲坐在戏台最前面那个专供乐队演奏的乐池里，美美地看戏听戏，虽然年龄尚小，可我经常会为戏中的人喜，为戏中的人悲，跟着演员哭，跟着演员笑。

当年的剧场在县城老城隍庙，大戏尚未开场之前，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就会早早来到剧场外面等待大戏开演。熟人见面先聊一阵子，说说笑笑，甚是热闹；由于每出戏都要连续演上好几场，有提前看过了的，就给旁边人讲戏里的剧情，讲的人津津乐道，听的人津津有味。终于等到铃声响起三遍，一阵锣鼓梆子开场之后，戏就正式开演了。我那时只有十多岁，不太看得懂戏中的情节，唧唧呀呀的唱词更是让人不知所言，幸好戏台两边都有字幕，只能一边看一边对照着上面的字，这样才略略有些眉目，然而更多的时候是在看热闹。虽然我对戏不是很懂，但就是喜欢看，喜欢舞台上演员的装扮，更喜欢那种舞袖生风的感觉，有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生怕错过每一个精彩的瞬间。

那时候，正是汉剧团演出的鼎盛时期，演出最多的就是《铡美案》《拾玉镯》《黄天荡》《屠夫状元》等剧目，我最喜欢看丑角出场，记不起在哪一出戏里看到两个丑角互相指着对方，脑袋像公鸡似的有节奏地伸缩，那种滑稽逗人的表演，台下观众捧腹大笑；我还喜欢看那些武打戏，在两军打仗之前，几个小兵总是踩着鼓点先翻一会儿筋斗，耍一阵儿花枪，才正式开战，特别是那些耍花枪的武生，将花枪耍得出神入化，他们即使将旋转的花枪抛掷到空中，也会稳稳地接住，从未失手过。最令人记忆犹新的是那些苦情戏，我至今还隐约记得《铡美案》里秦香莲一手拉着儿子一手拉着女儿在舞台上悲悲戚戚哭诉，跌跌撞撞一圈一圈的走，最后见到陈世美之后，大喊：“相公，相公”，一双儿女也在一旁齐声哭喊：“爹爹，爹爹”，陈世美不为所动，狠心地秦香莲母子赶了出去，这时，我便哭的稀里哗啦，有一次，竟把鼻涕眼泪全淌在了父亲的衣服上。我还记得戏的结尾是几名小兵将一具龙头铡刀抬上舞台，然后又押上来一个人，将其置于铡刀下，随着黑脸包拯一声令下，这个叫陈世美的负心汉，脑袋像西瓜一样滚落在地上，每次看到这一幕都吓得我直往父亲怀里躲，随之便听到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参加工作之后，我从父亲那里和史料中了解到一些关于汉调二黄的历史渊源，得知汉调二黄（汉剧），是本县流行最广的戏曲剧种，民间俗称“大戏”，是陕西仅次于秦腔的第二大剧种。其角色共分末、净、生、旦、丑、外、小、贴、老、杂十个行当，表演讲究细腻精到，唱腔真假嗓并用，悠扬婉转。清代中期，汉剧传入旬阳，并很快受到广大群众喜爱，在民众中一直广为流传。1950年冬，旬阳县成立“业余汉剧组”，恢复汉调二黄戏演出。后“汉剧组”更名为“旬阳县人民剧社”，1960年，“旬阳县人民剧社”成立，1964年，“旬阳县人民剧社”改为“旬阳文工团”，适逢“文革”十年浩劫，汉剧一度消失。1978年，汉剧得到复兴，“旬阳文工团”又改名为“旬阳汉剧团”，1989年，因机构改革，旬阳汉剧团解体，汉剧曾经的辉煌永远留在了父亲和他的同事们难以割舍的记忆里……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电视、电脑、手机已经普及，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好了，娱乐方式多了，戏也看的少了，然而，每当周末去看望父亲，看他那拉京胡唱汉剧的时候，小时候看戏的情景便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尽管当年那个热闹的剧场不在，那些曾令我仰慕的演员不在，可那铿锵的锣鼓声、唧唧的汉剧演唱声依然在我耳畔回响，永远定格在我记忆深处！

# 那个小保安

■ 尤茗

我常从东城街农行门口路过，总能遇到那个小保安，无论天晴下雨。有时在营业厅门口安静地站着，有时在门前人行道上来回踱着，总是一副蛮悠闲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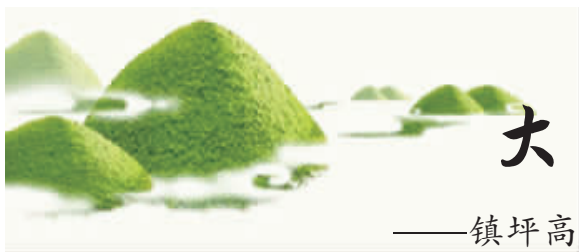
那个保安瘦瘦高高，白白净净，大嘴细眼，不说话时脸上也似乎带着丝笑意。说他小吧，看面相应该不会太小，静立时一副沉稳的模样，总得有个二三十岁了。可看他与人打招呼、聊天时唇边眼角溢出的笑意，分明一副少年的模样。

那天，我带二宝闲逛路过农行门口，调皮的二宝非要迈着小腿费力地登上几个台阶，小心翼翼地往营业厅玻璃门里张望。早已习惯他“不走寻常路”的我只是默默地站在人行道上由着他去“探险”。立在门前的小保安看到这小小的身影在台阶上来回攀爬，走过去笑道：“你走稳啊，小心别摔着！”二宝看到陌生人靠近，三步并做两步回到我的身边，躲在我的身后打量着他。估计是我眼神中的打量 and 防备太明显了，他尴尬地抓了抓帽子，冲着我身后的二宝说：“我不是坏人。你走台阶你小心点。”我当时没吭声，心想：这保安倒是自来熟，是因为站在门口有些无聊吗？

一个清冷的早晨，难得小保安是坐在营业厅门口的，似乎是要给进出银行的人登记。人行道上人不多，大都神色凝重地匆匆赶路，大约是周围有点冷吧。一辆摩托从身边经过时我并没在意，却听到小保安喊道：“大灯亮着！”估计骑车的人跟我一样没反应过来，目不斜视车速未减。只见小保安从他的座椅上站起来，直冲骑车人挥手，大喊“你的大灯没关！大灯！”在我错愕的注视中，驾驶员冲背后挥挥手继续前行，小保安则坐下继续等着进出银行的人。原来他是个这么热心的人，不同于多数保安的冷漠和麻木。以后再小保安觉得亲切不少，虽然并没有过交集，他的笑容和热情却让冷清的厅厅温暖了不少。

那个下午太阳有点大，白晃晃地刺人眼，路上的行人都有点蔫蔫的。远远见小保安冲进白日头下我还有点纳闷，顺着他的步伐看过去，原来路边停车位有个姑娘正在艰难地挪电动车。小小的电动车被两旁的摩托挤得更显小了，像它的主人一样露出无奈又无助的神情。小保安大步走到电动车旁，将两旁的摩托左挪右让就把电动车从尴尬的境地中解救出来。你别看他那瘦胳膊腿还灵活挺有力气的。那姑娘看着爱车脱困很是开心，忙不迭地道谢，小保安却摆摆手说“没事没事。”“三两步又回到营业厅门口立着。远远看到这一幕的我经过门口时，与小保安眼神交汇的瞬间递过去一个赞许的笑容，他也笑了。虽然我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还没有交集，但面对陌生人时的善意与热情却已经悄悄产生了共振。

地球上七十多亿人，我们能认识并深交的并不多，如果仅靠这些人的关爱和温暖，在偌大一个地球上，你觉得寒冷吗？我们经常会对陌生人，你的一个善意微笑，一句温馨提示，一次及时援手，可能就会让对方感受到同类的温暖。而那些星星点点的暖意汇聚起来，就可能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如沐春风。



# 大道通天

——镇坪高速公路通车盛典朗诵诗

■ 周长圆

今天的镇坪  
朵朵白云盛开在蓝天  
今天的大山  
一条大道穿过我们的心田

今天，是关于一条路的盛典  
请让时光放慢脚步放慢  
给我一点时间闭上双眼  
让我饱含泪水怀想一下从前

今天我怀念我的父亲  
他背了一辈子盐  
他走啊走啊走啊  
他一辈子没有拐过镇坪这道弯

今天我想起我的母亲  
她像许多花儿一样绽放在山间  
总是念叨啥时候能出趟远门啊  
她却一生没翻过门前那座山

这哪里是一条高速公路啊  
这分明是一条巨大的扁担  
横放在万水千山之间  
今天我把它轻轻托在我的肩上  
把高架桥当作  
一只只盐背子的打杆

让一条路担起数代人的期盼  
这哪里是一条简单的高速路啊  
这分明是一部壮丽的史诗长篇  
这里的一草一木和每一张脸  
都已化作血迹斑斑的标点

今天，我也在寻找那些熟悉的背影  
那些冒着炊烟的房子到哪儿去了？  
那些种满玉米和土豆的田野  
到哪儿去了？  
那些搬家舍业的人们到哪儿去了？  
那些筑路的英雄到哪儿去了？  
他们的背影已化作了一座又一座的山

是的，他们已化作了一座又一座的山  
一座座如丰碑拔地而起的大山  
他们和群山没有区别  
他们和群山唯一的区别  
是因一条高速高过天边  
他们变成了一群奔跑的大山……

今夜，我要把这条高速公路  
当作我的书签



穿上白色的工作服，我们是天使  
我们是健康的守护神  
蓝天下我们自豪的宣告  
用心点亮夜色阑珊

可四季免不了秋冬的凋落与冷酷  
生活有意想不到的挫折与艰难  
生命的灯也会摇曳与熄灭  
当一份坚守失去理解与尊重  
当非议侵蚀你善意的关怀与祈愿  
疲惫的不停是身体  
还有心。就象想高飞的天使  
翅膀有时候会被无情地折断

患者是亲人，需要我们的温暖  
病痛是阴云，要靠我们驱散  
指责与抱怨，  
是对我们的工作还有不满  
猜忌与咒骂，不是真正的医患  
人生的路途，健康是扬起的帆  
快乐的生活里，无恙才是平安

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多么的神圣  
所以我们的真诚是生命无语的召唤  
南丁格尔的圣灯指引我们的双脚  
将我们的热情点燃  
希波拉底的誓言是我们坚定的信念

天使的翼不为高飞  
是为生命在行进中遮挡风寒  
坚强的心不为承受  
是为重新燃起希望的生命相伴  
所以我们相信  
抚平伤痛让我们飞越高山  
所以我们渴望  
奉献真情让生命之花  
绽放得更加灿烂  
血色是一种凝重  
白色是一种浪漫

# 白色浪漫

■ 杜波儿

（朗诵诗）

